



小說連載（完結篇）

琳珍的世界

杜比亞

第十一章

（一）走了康康 痛失么兒

很不幸的，杜家出了兩件令人悲痛的事。一是辰生老婆康康發現罹患乳癌，已是三期，經醫院診治化療後漸有起色，身子養得胖胖的，一年多後，在大家都為她高興的時候，卻發現癌細胞復發，且移轉到肺部，雖經搶救，依然回天乏術，留下女兒信華方才三歲。辰生原本不想再婚，但來介紹他續弦的人不少，在盛情難卻之下，他對上海小姐張華輝頗有好感，又見她對小信華很有愛心，也就與她再結良緣。次年女兒信薇誕生。

另一件悲痛的是么兒昆生，不幸在上班公司的第十層頂樓墜樓身亡。

這兩件悲劇的發生，說起來也是一段故事！

康康來自軍人家庭，只有一弟，父親是大好人，退休後在家成了煮夫，對孫兒照顧得無微不至，對其他的事就聽任太座一把抓，這位愛管事的老婆是一個很專權、很囉唆、很能幹、也很厲害的婦人。她當然愛康康這個寶貝女兒，但也許愛得有些過分，所以也養成女兒膽怯、內向、有些小心眼、依賴性重的個性。康康認識辰生之後，有些自認高攀，儘管辰生並不在乎，也一再表示他愛的康康本人，對她只有高中畢業，根本不在意。

辰生結婚後，因一時無力買屋，所以和父母親同住，這也是一般年輕人剛結婚常常的一種選擇，岳生剛結婚的頭兩年不也跟父母住麼。泰生結婚後，一直到老大小立上小學才買房子！

可是，康康在與辰生獨處時，就一再對辰生抱怨：「你趕快買房子，我們搬出去好不好？」

「你以為買房子像買衣服那麼簡單嗎？」辰生說的是真話。

「我受不了啦！」康康說的也是真話。

「受不了甚麼？爸媽對你不好？哥哥、嫂嫂欺負你？」

「不是！」

「住在家裡，你除了洗自己的衣服，沒有要你做其他的家事呀！王副官煮飯，你當少奶奶呀！」

「只是，只是……」康康欲言又止。

「好啦！我答應三年內買房好不好？」

康康只好把「委屈」往肚內吞。

康康婚後不到兩年生了女兒信華，長得很像康康，康康雖然有了寄託，但她內心始終不舒坦。只是在辰生面前埋怨、難過、不滿、哭泣……。

琳珍可真是位難得的好婆婆，她對幾位媳婦沒有一絲架子，總是慈愛如母，比對兒子還要貼心，她沒有心思，沒有私心，使得每位媳婦感激且動容，就像康康再內向，也不由主對婆婆發自內心的喜愛跟感謝。

端午節前一天，卓九興沖沖從外帶回兩個花燈，要給孫子小立、小弘，琳珍第一時就說：「怎麼不給小華也買一個呢？」

「她還小，哪會提燈籠啊！」

琳珍想想也是，也就沒說甚麼！

可是康康就很不平了。晚上她對辰生又是哭又是怨：「我就知道你爸看不起我……他重男輕女……」



爸媽與辰生、華輝夫婦一家（民國七十五年）

康康越說越傷心，弄得辰生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拋出一句話：「你這種心態將來會生病的！」

康康後來真的得病了，辰生說出這段往事，不管康康是否因個性鬱悶而罹病，康康走了是真的。琳珍失去了一個媳婦是真的！

琳珍的么兒生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，來台灣剛好滿一個月，是王小伙抱著坐上飛機的。他由梅爹帶到三歲才交給琳珍，嬰兒時期的昆生，長得胖胖的留著長髮，把他當女孩來養，他一開始就用左手拿湯匙，到了上學時還是左手拿筆，所以哥哥們叫他「左撇子」，都逼著他改用右手！他既不反抗也不辯白，可以說是「逆來順受」。

他自小就是那種天蹋下來不干我事的樣子，只做自己愛做的事，琳珍對這個么兒並不溺愛，其實他對每個孩子都是一樣，愛在心裡深處，不會說在口裡。孩子晚歸，她就站在窗前等著，不到孩子歸來不睡；孩子病了，細心呵護，無微不至，可以一夜不睡；以前還替全家，親自作內衣內褲……。

小五沒考上大學，到台北補習，跟大哥泰生租屋於和平東路師大旁，泰生上班，他上課。早上兄弟倆一起到早餐店吃早餐，中午各自吃外食，晚餐則一起吃自助餐。那段時期是兩兄弟相處最親近的時刻。泰生見小弟已連續兩年沒考上理組，力勸他改考文組，見他每天苦書，真的滿心疼的。

後來小五考上政大公共行政系，住進學校宿舍不常回家，每次回來都滿帶書籍，除所學本科教材外，泰生發現都是一些哲學的書。慢慢的，多了佛學的書籍。

他變得很忙，忙到一個月都不回家，回到家住了一夜，又匆匆走了。大家都不知他在忙甚麼。琳珍有時間：「你功課會這麼忙？」

「沒甚麼啦！」他輕鬆以答。

卓九叫泰生問問清楚，泰生本以為大學生就是如此，不必大驚小怪，但想想又不對：「他甚麼時候對哲學、佛學發生了興趣？是何原因使他如此？他到底交了甚麼樣的朋友？！」

「沒甚麼啦！」昆生說：「我只是有興趣啦，參加了佛學社，有時到廟裡跟和尚聊聊佛學罷了！」

泰生覺得也沒甚麼，對父母說：「他對哲學、佛學有興趣，所以常常去聽經跟朋友討論研究，就像我喜歡看電影，自然交的都是喜歡電影朋友！」

然後琳珍，不，全家人都發現小五，常在房裡「念經」、「打坐」！

小五對佛越來越虔誠了，交的朋友都是佛教徒，他也成為居士。

琳珍有些擔心，覺得么兒有些不對勁，跟卓九說：「你不覺得小五有些問題嗎？一回來不是打坐就是念經！」

「我問過他」卓九回說：「他只是對佛信得深而已」

「我有些擔心……」琳珍喃喃說。

兄弟們也查覺了，但也探不出有問題！

慢慢地，泰生感覺不對，他發現小五時常面呈痛楚，他試著問小五：「你身子那裡有問題嗎？」

想不到小五這麼回答：「有鬼魔纏在我身上，軋得我很難受！」

小五感覺他越來越受不了附在他身上的魔鬼。

家人都不相信，琳珍不知該如何是好，只得叫卓九趕緊想辦法。卓九送他到三軍總醫院的精神科做特別的治療。

醫生診斷出小五罹犯了「精神耗弱幻想症候群。」他在文化大學碩士班只得休學。

經過三個月的住院治療，小五奇蹟似地痊癒了。

他開始過正常的生活了，學業也完成了，是杜家學歷最高的一位，在沒有正式就業之前，他還有一個令琳珍想不透的舉動：買了一輛推車跟賣冰的器皿，他想要在門前擺攤做生意啦！琳珍雖然不贊同他做，但也不刻意反對。

「反對沒有用，他病剛好，就讓他去玩吧，」琳珍說：「等他玩完了，一定會收心的！」

也不是琳珍有多神，是她「矇」對了，果然沒有一個禮拜，小攤收了，小五不再做發財夢了。

後來他進了中油，成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人開始發胖了，雖然還不到三十歲！

琳珍真為么兒高興，不止身體復原、工作安穩這兩樁。

他認識了一位本省小姐，進而完成了終身大事。

這位小姐原本抱獨身主義的，因信仰相同而認識小五，進而共締良緣，成了琳珍媳婦。

「好啦！」琳珍對卓九說：「現在孩子們的婚事都搞定啦！你年紀也一大把了，打打小麻將沒問題，就別動不動抱著電話找牌搭子，人家會笑話的！」

「笑話？」卓九拉高嗓門：「誰敢笑話？告訴你，能打牌就表示身體好、頭腦清楚！」

琳珍知道卓九快八十三了，兩腿已不帶勁了，雖然她不反對卓九打牌，但不喜歡他到處「打電話找牌搭子」！

「都是坐八望九的年紀了，」琳珍說：「天天找人打牌，誰有這麼多閒功夫呀！不怕人家嫌嗎？！」

「嫌也要找！」

兩老常為這點小事抬槓。

這也是生活小點滴吧！老夫老妻一天到晚「相敬如冰」，還真沒趣呢！

七十五年五月，小五夫婦喜獲麟兒，取名信平。這是卓九跟琳珍第四個孫兒，其餘三個依次為信立（東霖）、信弘、信正，四個孫女，依次為信蘭、信華、信薇、信蓉，外孫兆慶、外孫女兆慧，侄孫女信慧、信誼、信德，曾孫承翰，曾孫女家盈，外曾孫周孟陶可謂子孫滿堂也！

就在全家族各自太平安穩過日子的時候，一件晴天闢靄的事發生了。

小五昆生墜樓身亡。

事情來得太突然。當天中午，小五還回家睡了午睡，很正常地起來到中油上班，不到三點，卓九在家接到噩耗。

他立刻電話告知兒女們，泰生等趕到現場，只見昆生曲臥人行道上，身上蓋著白布！

兄弟們跟姐姐在無預警下，突地失去小弟，自是無限悲痛！

小五沒留遺言、遺書，就這麼走到另一個世界，白髮人送黑髮人何其哀痛。寡妻月香跟牙牙學語的孤兒更是悲傷逾恆。可是讓人驚訝的是兩個女人：姆媽琳珍跟未亡人月香都表現得極其堅強，沒有哀號的哭泣，也沒有讓人心痛的神傷哀怨。

琳珍自小就不太流淚，對自己兒子的早逝，沒有太大的傷悲，這有些讓人驚奇，不過，細心的泰生知道，姆媽只是將淚水往肚心裡吞，她在黑夜裡盡情地流著喪失親兒的淚水。

月香決定搬回娘家，表示一心會把孩子帶大，絕不再嫁。卓九跟琳珍尊重她的意思，讓這對失去丈夫、爸爸的母子，開始新的生活。

（二）琳珍八十、卓九有疾

琳珍轉眼滿八十了，子女們早早就想要給姆媽，好好辦次壽宴，但琳珍不同意，她喜歡在家裡過生日。

因為她生日是農曆正月初十，才過年不久，所以春節的歡樂氣氛依然很濃。這一天的晚上，所有的家人都聚集一堂為琳珍祝壽。因為是八十是大壽，所以菜弄得格外豐盛，有她最喜歡的紅燒蹄膀、珍珠丸子、辣椒臘肉等。泰生特地買了可樂當酒，大家向琳珍敬酒賀壽。琳珍有高血壓、糖尿病等老年病，所以平時不給琳珍吃甜食，偏偏她又特別奢吃甜的，冰淇淋、汽水、蛋糕、甜粽等都是她的最愛，這些卻是她不能常吃的東西。只有生日這天孩子們就讓姆媽吃個夠。

卓九早已過了九十，大致來說身體還不錯，雖然八十以後，兩腿無法遠走，但還可以在家散步。他不會到外面打牌了，但逢生日還是會做「方城戰」，但牌腳也一個個減少了，到了最後，根本湊不成牌局了。

到了八十五歲之後，根本無心也無精力打十三張了，每天早餐後，坐在沙發上，拿起放大鏡仔細地看看報紙，然後打開電視，成為唯一的消遣，但自己也不選台，開機時是哪一台，他就看哪一台，連選台都省了！

他有次得了感冒，在附近診所吃了藥，竟導致無法小便，彬彬和靖渝開車送他到榮總住院檢查，得知是攝護腺肥大，這是男人專有的毛病，經過治療也就暫無大礙。



壽星卓九和琳珍



姆媽八十歲

「看，你爸爸怕已瘦得皮包骨了，」琳珍對泰生說：「這到底是甚麼病呀！」

「主要的是爸爸年紀大了，抵抗力弱了，所以一感冒就很嚴重！」泰生說：「姆媽，爸爸沒事的！」

岳生也在美國，以電話對姆媽說：「爸爸吉人天相，會安然無事的！」

卓九在九十五歲的那年，檢查出罹患攝護腺癌，因年歲已大，醫師不建議開刀割除，但他一直為肺炎所苦，終日面戴氧氣罩，不得動彈。

岳生特地由美返台探視父親，後來見父親病情有些進展，且不便續假，也就返美了。

誰知他回美還沒有兩天，卓九因攝護腺癌、肺炎、外加腎衰竭，於上午十時嚥下最後一口氣，那天正是民國九十一年陰曆九九重陽節。

琳珍失去了她一生的伴侶，孩子們沒有了父親。

泰生一家，於小立念小學時，在福德街買了一棟三樓公寓，一來上班方便，二來跟秀英娘家近，孩子們放學就回外婆家吃晚飯。泰生後來每星期都回永和給爸爸洗澡，這是父子倆最接近的一段時光，可惜卓九已不太說話了。

有次卓九也因感冒，引起吸入性肺炎，當然得住院治療。痊癒後返家，身子就開始大幅度倒退。孩子們見王小伙也體力日衰，決定雇了一個菲勞，操作家事，也照顧老爸。

卓九這時已完全無法言語了，原本還可餵食軟的食物，後又感染了一次因感冒而引起肺炎，呼吸困難，鼻孔插了管，只能吃流質的營養食物了。

（三）夫妻永別、葬五指山

琳珍嫁給卓九時才十八歲，還在讀書，那時時局動亂，卓九「忙」於作戰，先是平定軍閥、接著抗日、然後剿共，天天都生活在戰爭的陰影中，也就是日日都在生死一線中。作為軍人之妻，琳珍所受的精神煎熬真是罄竹難書，幸而她是一個心無雜念的善良女子，她沒有貪婪，不求財富，滿於現狀，默默中有很多貴人幫助她。

卓九十九歲即入國民黨，可以說一生獻身黨國。他得的國家的勳章計有：雲麾獎章、忠勤勳章、寶鼎勳章、海陸空甲種乙等獎章二枚、甘城寶興獎章九星獎章各一枚、十七號武功獎狀乙紙、記大功三次。蔣公面予嘉獎一次。

琳珍跟卓九結婚六十二年，真正生活在一起，要從民國四十一年，卓九由越南來台定居後的五十年算起，前二十二年是聚少離多。聚少離多還不大緊，讓琳珍不安的是，要隨時為丈夫的生命安危而擔心不安。

卓九的告別式隆重而莊嚴，總統府特派憲兵儀隊為司儀，讓卓九的告別式很有氣派，總統府頒發了「忠旌狀」，並覆蓋中華民國國旗。

告別式後，卓九安葬於汐止五指山國軍公墓的「中將孝九區」，很巧的，泰生的岳父母李繩武將軍夫婦的墓地距離很近，不到一百公尺。

琳珍對卓九的過世，表現得淡定冷靜，沒有哀傷逾恆，沒有悲哭嚎啕，但孩子們知道，姆媽對另一半的離去，將是心中永遠的痛。

「你們看，」琳珍對孩子們說：「爸爸旁邊有我安眠的地方，我以後不會寂寞的了！」

她的這句話，讓孩子們心憐心酸。

這年，琳珍八十二歲。



姆媽是泰生的摯愛

第十二章

(一) 晚年安穩 返老還童

卓九過世後，琳珍沒有想像中的悲傷。她自己也這麼說：「不知怎麼回事，我就是不會流淚，我膽小害怕、焦急不安、恐怖懼怕、傷心莫名，但就是很難流下眼淚！你們說奇怪不奇怪？」

晚輩們的回答是這樣的：

大兒子說：「姆媽表面是堅強的，但內心剛好相反！」

二兒子說：「姆媽內剛外柔！」

三兒子說：「姆媽只在晚上偷偷流淚！」

女兒說：「姆媽不流無聊的淚！」

曾孫兒承翰說：「奶奶淚腺不發達！」

也許是淚腺不發達吧！她跟琅珍兩姐妹，難得見面，但一見面，只見妹妹琅珍淚水直流，而姐姐琳珍拿著面紙，邊替琅珍擦淚邊說：「有甚麼好哭的！傻妹仔！姆媽生我的時候，沒吃雞蛋，所以營養不夠，害我淚腺不發達，不容易流淚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曾孫女家盈問。

琳珍年歲愈大愈讓人喜歡，和藹的面龐透著一股慈祥，任何人見了，下意識感覺出是位可親的老者，加上她不時的「老人老語」，讓人忍不住想笑，覺得這位老婦人簡直可愛極了！



琳珍九十二歲壽誕

姆媽特愛甜食，尤其是蜂蜜蛋糕。有次大家一起聊天，又聊起往事。

小姆媽七歲的妹妹琅珍問：「記得以前住衡陽的隔壁是做發糕的！」

承翰口水都快流出來了：「那您們天天都會買發糕吃囉！」

沒有，」姨婆琅珍說：「從來沒買過！」

「一次也沒買過？為什麼？」承翰不解地問：「就在隔壁，也不買給爺爺跟叔公吃？」

「哎！那時候的大人真笨，」琅珍望著姐姐琳珍笑著說：「怎麼都沒想到買給孩子們吃呢！？」

姆媽開口了：「什麼笨？是那發糕，根本沒有一點蜂蜜蛋糕的味道！」

惹得大家笑得捧著肚子直喊痛！

琳珍其實滿喜歡喝咖啡的，但因有糖尿病，且喝完後，本來睡眠就少的她，更睡不著了。所以泰生就把朋友送給他的新加坡「烏咖啡」隨身包藏起來。

但琳珍不知如何找到了，自己偷偷泡了一杯，全喝進了肚！

第二天早老大問她：「昨晚睡得好嗎？」

「一秒都沒睡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你以後不許買烏咖啡回來！」

「什麼烏咖啡？」

「別忘了，我可不是文盲」琳珍有點生氣，把隨身包拿給兒子看：「這不是烏咖啡是什麼？」

泰生差點沒把假牙給噴出來！
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習慣，解釋起來也有他自己的一套「邏輯」！琳珍的生活習慣真與人不同，各位可以看看這些琳珍真實的生活點滴（括號內是孩子們的話）



一對老姐妹花

生活習慣一：天氣再熱也要把門窗關緊。琳珍的理由是：「房裡的蟲蟲跑不出去！」（泰生辯曰：防止蟲蟲進到房子才對）

生活習慣二：每樣東西上面要蓋條舊毛巾。理由是：「不會沾灰塵！越漂亮的東西越要蓋，而且毛巾已舊，廢物利用嘛！」

（岳生說：漂亮的裝飾物是要給人看的，拿條破毛巾蓋住真是殺風景）

生活習慣三：洗一次臉至少要洗三十遍。琳珍認為：「洗不夠就洗不乾淨！」

（辰生說：洗再多遍，那張臉也不可能變更乾淨）

生活習慣四：腳底絕對不能著地。琳珍以為：「就算天天擦地，也是有灰！腳底是不能沾灰的！」

（彬彬說：太過份了吧）

生活習慣五：即使穿了紙尿褲，也要墊厚厚的衛生紙。琳珍的理由是：「衛生紙可以吸尿！所以要加墊衛生紙！」

（泰生說：怪不得一天要用一大包衛生紙）

生活習慣六：每次送客時，就「規定」客人何時再來，而不是說：「有空來玩！」。譬如三月裡來了訪客，在人家離開時，琳珍會說：「等秋涼時再來玩啊！」，為何要如此說呢？琳珍的理由是：夏天太熱，秋涼來舒服，我不說客套、虛偽的話！」

（泰生每次都嘆曰：事實上，姆媽很喜歡別人來家坐坐，可是這麼說，會讓人感覺不被歡迎，為何要規定何時來，何時不能來呢？）

琳珍年輕時就愛乾淨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，她因為愛乾淨，日常生活就有很多「怪招」出現，像物件上放報紙擋灰啦！洗菜洗得菜全爛啦！洗澡得花兩個小時啦！將剛買來的尼龍刷子煮得變形啦！但這一次琳珍的舉動真是讓人瞠目結舌。她因內褲沒有乾透，怕掛晾在浴室裡招虫，又怕晾在外面招灰。於是，她老人家想到一個絕招，用繩子綁好，掛在胸前，來回在房間走動，既可運動，又可使內褲快乾。你服了她吧！

琳珍年過八十之後，變得很挑食，她的理由讓人哭笑不得。譬如她不吃牛肉，理由是牛肉比豬肉黑；不吃魚，理由是魚活在水裡，吃水長大的東西鐵定不乾淨；不吃苦瓜，

不是因為苦而是因為醜……，反正她不喜歡的東西，都有與自己的特別的理由。

因為挑食，很多菜不吃。看見泰生每次吃飯，什麼菜都吃得津津有味。琳珍不由得佩服說：「你真好，什麼菜都吃！」

老大說：「您可以學我呀！」

您猜老媽怎麼說？她說：「我為什麼要學你？你姓杜！我姓方！」

泰生當場把嘴裡的飯噴了出來。

三兒子辰生全家移民美國二十多年了，但自己還在台灣工作，可謂標準「內在美」：內人太太、子女在美，自己在台上班賺錢是也，他每半年都會赴美「坐移民監」。美國總統剛換成黑人歐巴馬的那年，照樣到美國坐監。

老大問老媽：「老三到美國去了嗎？」

姆媽回答：「沒錯！他去恭賀黑人歐巴馬新上任啦！」真是妙答。

也許妻女都在美國的緣故吧，辰生成天關在自己房內，連吃飯都將飯菜端到房裡。一個月跟老媽說不上十句話，這回，老三端飯上樓後，老媽對在座的泰生說：「他去吃牢飯啦！」

泰生一時還沒會意，等會意過來，不由得伸出大拇指比著：「姆媽真幽默！」

姆媽有糖尿病，大家希望她別吃太多含糖的食品，偏偏老媽嗜甜如命！一日，老大買回來一罐「甜酒釀」，預備作美味的「甜酒釀沖蛋」，並告知姆媽：「您不能吃，因為是甜的！」

琳珍不太高興。等兒子做好後，問老媽：「想嚐嚐甜酒釀嗎？」

她沒好氣地說：「我要吃甜酒爹！不吃你做的甜酒娘（釀）！」

泰生又好氣又好笑，覺得老姆媽太可愛了！



琳珍和藹可親

（二）九十華誕 享盡天倫

卓九過世後，琳珍確實滿孤寂的。以前卓九在世，她像大部分做妻子的一樣，常常有意無意說說對方的不是，但當先生真的不在了，就會感到少了很多。她雖沒有變得哀傷悲痛，但也有人生無情的感觸。

泰生早在退休之前，就決定要搬回永和陪媽媽，琳珍當然求之不得，所以泰生就成了她陳訴往事的第一對象。

她最喜歡說她曾祖父在廣東當道台的事，但又說不出當道台的一些事蹟給我們聽。

姆媽的親妹妹琅舅比她小七歲，跟琳珍姐妹情深感情很好，因為家住南部，加上身體不很好，所以見面時間不多，但只要想到姐姐琅珍，就要子女開車北

上到永和會相會，每次見面，兩老姐妹又是擁抱又是喃喃道語。琅珍總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琳珍則是邊替妹妹擦淚邊說：「傻妹妹，哭甚麼！大姐不是就在這裡嗎？」

她也喜歡對泰生說：「你生在江西泰和，所以叫泰生；岳生生在南嶽，本來叫嶽生，因為筆畫多，所以改成岳生；

辰生生在湖南辰州，所以叫辰生，彬彬生在青島，應該叫青生，因為是妹子，不好叫青生，所以改叫冰冰，因為生她的那天青島下大雪，冰天雪地的，但冰冰對女生嫌太冷，所以改成彬彬，小五生在昆明，所以叫昆生……」



兩姐妹情深合影



兩姐妹細述家常

「若是我生在龜山，應該叫……」泰生開玩笑問。

「當然叫龜生呀！」琳珍回答得特快。

蘭寶生了一個兒子，牙牙學語的時候，會說國語，上了學變成洋腔洋調了，蘭寶是堅持自己的兒子，要把中文弄好，但現實又有些困難。其實關鍵在父母。像泰生的好友見國，兩個兒子未上學前，也會說國語，後來送去住校，回來不說國語了，見國夫婦就跟兒子說英語，結果是兒子國語只能聽不能說了，最後連聽都不行了。另一好友惟仁的女兒，則從小學開始，下完課就送到華語學校學中文，回到家不許說英文，後來中文不但沒忘，還可以看瓊瑤的小說呢。有些人說，學了中文，會影響英文學習，這真是杞人憂天。想想看，你是生活在英語環境中，怎會會了中文，壞了英文呢？

蘭寶兒子孟陶，原本在電話裡還可以跟姥姥琳珍以中文對話的，後來就說不上三句了。琳珍感到很遺憾。

岳生每周會從美國打電話回台灣，盡管琳珍跟他的對話大多這樣：

「……。」岳生說

「你是岳生嗎？」琳珍說

「……。」岳生說

「你寶寶呢？」琳珍說

「……。」岳生說

「乖！你吃飯了沒有？」琳珍說

「……。」孟陶說

「你會說英文嗎？」琳珍說

「……。」孟陶說

「你的中文我聽不太懂耶」琳珍說

「……。」孟陶說

「喂，岳生寶寶的話麼怪怪的」琳珍說

「……。」岳生說

「你們那裡幾點呀！我們這裡是中午十一點！」琳珍說

「……。」岳生說

「我們快吃中飯了！你們呢？」琳珍說

「……。」岳生說

「你們吃中餐還是西餐？」琳珍說

「……。」岳生說

「雷根不是總統了吧！」琳珍說

「………」岳生說

「歐巴馬是黑人，對不對？」琳珍說

「………」岳生說

「再見啦！」琳珍說

雖然每次電話的對話內容都是如此大同小異，但岳生依然每周都會按時越洋電話問安，若是那次說岳生因事沒有電話，或遲來電話，琳珍就會念念難安，岳生會立刻「補」打電話。

琳珍九十歲那年，泰生決定給姆媽做壽，請了些鄉親跟友人，在天成飯店歡宴。琳珍以前的親友來往的不少，經常聚會打牌，如今這些親友不是移民就是過世，包掛琳珍最親的梅姑夫婦，都到了另一個世界。

這次歡宴的親友有樊重民夫婦、楊芳夫婦、雁爹、宏舅媽、國勝舅夫婦、琅舅跟子女們、張阿姨、高阿姨、海一叔夫婦等，此外有泰生一家、辰生跟華輝、彬彬一家、月香跟小平等，人數並不很多，但能歡聚一堂，也夠讓琳珍興奮莫名的了。



琳珍 90 華誕與晚輩們合影

國勝舅是姆媽方家叔叔雅成的女兒，跟辰生同歲，小時住台中時常到我家小住，因為年記相若，所以跟我們兄弟妹妹很玩得來。她後來跟黃定亞結婚，育有三女，秀英生老大時，在醫院跟她巧遇，原來她也在該醫院生產。我們長大後雖然不常見面，但在喜慶等場合都會碰到。她對姆媽很是敬愛，每次見面都很熱絡跟姆媽話家常，她對姆媽說了一件令方家很自豪的事，而且她還發現姆媽跟琅舅取名的由來，我們大家包括姆媽跟琅舅，都很好奇，自然很想知道究竟。

國勝舅說出這段故事：「我叔叔叫方榮欣，你們應該都不認識，他年輕時即在北京念書，後來也跟一位旗女結婚，他現為一個甚麼小黨的主席，環境不錯，他告訴我一件很令我興奮的事—」

大家都豎起耳朵。

「我們方家曾將一部極為珍貴的《碧琳琅館》書籍，捐贈給前身是京師大學堂，現為北京大學，現在在北大圖書館內，」國勝舅慢條斯理地繼續說：「這部極為珍貴的《碧琳琅館》書籍，可說是北京大學的寶藏，書籍數量極為龐大，根據當時校方表示：往後方氏後代子孫，可以免費入學！我當時聽後眼睛一亮，心想如此大事為何無人知曉？又想這事是真的嗎？我應該親自到北大探個清楚—」

「碧—琳—琅—館—」姆媽突然拉著琅舅的手說：「琅妹子，我叫國琳、妳叫國琅—」

「對！這就是我最趕興奮跟好奇的地方，」國勝舅說：「大姊取名國琳，二姊取名國琅，不正是跟碧—琳—琅—館—的琳跟琅兩個字相吻合嗎？」

「妳有去北京大學查證嗎？」泰生問

「我到北京四次拜訪榮欣叔，他已九十好幾了，身體健朗又健談。只是他自小到北京念書很少回岳陽老家，所以對老家的人地事都不熟悉，不過—」

國勝舅拉著琳姊的手說：「榮欣叔說他好像有參加妳的婚禮！」

「我的婚禮？」琳珍瞪大眼：「我不記得啦！都七十多年啦！」



琳珍接受襄陽鄉親的祝壽盤

說到這，國勝夫婦舉起酒杯對著琳姊說：「大姊，祝妳永遠快樂健康！」

大家也都紛紛向琳珍這位可愛的長者舉杯。

琳珍高興地舉起杯子一飲而盡，她極愛喝甜甜的果汁，平時子女們不准她喝甜甜的飲料，今天九十大壽，沒人阻止了！

琳珍有次在家突然語無倫次，不久又昏昏欲睡，幾近昏迷，泰生發覺有異，通知彬彬，趕緊跟阿吳將母親帶到附近的耕莘醫院掛急診，並住院檢查，得知是血糖過低。其實，琳珍每三個月都會前往榮總看病取藥。醫生說她年歲已大，小腦已開始萎縮，給的藥不能根治，只能防止病人腦部萎縮太快。加上她也有糖尿病、高血壓、便秘、睡眠不好、眼睛弱視等症，所以每天三餐後都須吃藥、點眼藥等，加上她雙腿無力行動不便，需旁人扶侍。

泰生退休後，搬回來永和跟琳珍同住，他每念及二十五歲那年，住院醫療胃疾時，姆媽日夜辛苦照料的往事，就對母親激起無限的感恩，覺得母親的恩澤，他一輩子都無法報答的，所以他要回來陪伴母親，以盡孝道。

彬彬這個琳珍唯一的女兒，特意在母親附近買了房子，她每星期至少來兩次替琳珍跟王小伙「配藥」－將每天要吃的藥按早、中、晚、睡前放進藥盒。每三個月跟阿吳帶去榮總看病，琳珍的慢性病控制得不錯，雖然記憶力日漸退化，但退化的速度，還在操控的範圍之內。

她對日前的事很快忘記，但以前的往事卻記憶猶新，不過，漸漸地，很多往事也開始忘記了，泰生常跟她聊過去的事，琳珍都說：「我記不得了！」

泰生有點難過，看著媽媽日漸衰老，心裡真的十分十分不捨。尤其當孫子們、曾孫們回來聚會的時候，不是把小立看成小弘，就是質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平時在家，除了外傭大莉外，家裡只有琳珍跟小伙了。琳珍是不看電視的，她一看電視就打瞌睡，以前泰生特地買錄放映機放黃梅調的 DVD 給琳珍看，她也是興緻不高，起頭還能看完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、《江山美人》，後來慢慢地，不管放映甚麼片子，都是看著看著就睡著了。以前愛看的《大陸尋奇》，如今也無興趣了。

泰生有汽車時，很想帶她出去走走，琳珍都一概拒絕。

譬如說要帶她去 101 玩，她說：「太高，害怕，不去！」

花季想帶她去賞賞花，她說：「人太擠，不去！」

冬天想帶她泡溫泉，她說：「硫磺味受不了，不去！」

到大飯店吃下午茶，她說：「下午茶不好喝，不去！」

她哪兒都不想去，一天到晚就呆在家，不會拒絕去的地方，只有每三個月到榮總的體檢。對了，她很喜歡到美容店洗頭或剪髮，這也是她惟一用錢的地方，她知道洗一次頭髮是 150 元，剪一次髮是 400 元，所以她需要的錢，只要夠洗頭就行了。

卓九離開琳珍跟孩子們，除了留下一棟沒有土地所有權的房子外，可說是空無一物，孩子們對父親的個性十分瞭解，知道父親是一個不貪財，極度清廉的軍人，他一生為國家效忠，對家庭盡力。琳珍身為軍人之妻，加上本身的個性，對金錢也是淡薄不奢，輕如鴻毛。她的皮包裡，除了衛生紙外別無他物，女人享用的胭脂、口紅，她雖有，但已是幾年前的了，一般婦人喜愛的飾物，她根本沒有。至於貴重的金飾、寶玉等，就只有簡單的幾件，而且在兒女們結婚時，都送給了媳婦，自己是從來不穿戴的。

她是「榮眷」，每月有兩萬多的生活費，全由彬彬支配，三個兒子跟女兒說好按月分攤經費請外傭照顧姆媽，並補貼日常生活費。她如今也沒有甚麼應酬，以往來往的鄉親友人幾乎都不在了，偶有連絡的只剩妹妹琅珍、楊芳、張玉佩、高秀芝等少數人了。

琳珍自嫁給卓九後，就有人照顧，王小伙是從二十歲就跟著老人杜家老少完全把他視為家人。如今卓九已逝，家中除辰生外就只有琳珍跟小伙了，泰生退休後搬回永和，總算又多了一個人作陪了。

平日，辰生上班，泰生有時回校兼課外，琳珍跟小伙會回憶起往事。王小伙的記憶超好，往事都記得一清二楚，琳珍對不復記得的事，就沒興趣，對記憶猶新的事，會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重復說，害得泰生向她求饒：「姆媽呀！這件事你已說了幾百遍了！」

「不可能！」琳珍說：「今天就沒說過一百遍！」

但大部分的時候，琳珍跟小伙多靜坐椅上，雖然電視開得大聲，但兩人均已昏睡，尤其是琳珍，只要打開電視，她就點頭如搗蒜，奇的是你一關電視，她立刻就醒過來，好像電視的聲音是最好的催眠曲。



（三）不敵病魔、與世長辭

漸漸地小伙的聽力退化得很厲害，不對他大吼，他根本聽不到，但他很愛面子，不承認沒聽到，所以說跟他說話變得很吃力。說到面子，小伙確實是很愛面子的人：吃東西一定留一點不吃，就怕別人說他吃得多、天再熱也要戴帽子，怕人家說他光頭，因攝護腺肥大而需掛尿袋，他就再也不出大門、身分證上的年齡多報了五歲，以致於他現年已到九十八，他就把九十八歲掛在口上……。

「別看他沒念過書，」琳珍說「小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，沒有不懂的！」琳珍說的還真是一針見血！

小伙很會保養自己，他除耳背外，右腿萎縮，以致行動不便。其他生活方面都能自理，而且是一切照規矩來：起床、三餐、吃藥、點眼藥、午睡、洗澡、就寢、看電視、在在按步就班，絕不馬虎。他更懂得吃，不吃硬的、不吃剩的、不吃雞皮、不吃肥肉，餐後必喝湯、一定要有水果……。泰生兄弟跟彬彬對他，完全像對自己的家人一樣，這是卓九生前希望杜家後代該有的承諾，也是泰生兄弟跟彬彬自動自願負起的責任。

琳珍就沒有小伙照顧自己的能耐。她因白天睡得過多，所以晚上九點上床後，頂多睡兩、三個鐘頭點就睡不著了，免不了半夜裡起來上廁所，不小心滑倒，嚇壞了泰生，於是買成人尿褲給她穿，告訴她晚上不要起床了。起初她不習慣，還是脫掉紙尿褲，再上馬桶尿尿，讓泰生哭笑不得。後來習慣之後，夜間起床情形少了，但她還是表示晚上睡不著。

「你白天睡太多，晚上當然睡不著，你應該白天少睡一點。」泰生說。

我那裡有睡？」琳珍不承認：「我只是閉著眼睛！」

泰生沒輒，只好由她！

醫生說老人家一但腦部退化，就無法痊癒了，只能盡量延遲惡化速度。老人會漸漸忘記以前的事，甚至不認識親人，這是很常見的情形。琳珍多少有這種現象，但還不到嚴重的程度，她認識住在同屋簷的人，也認識常來的女兒跟女婿，但對不常見面的熟人，就要一再提示後，她才會叫出名字，有些還張冠李戴，認錯了人。當然大家不會責怪她的，

琳珍會笑著，很認真地開始向對方「調查戶口」，過程大致如下：

「他是我大兒子，」琳珍指著泰生跟對方說：「他生在江西泰和，所以叫泰生。你叫甚麼名字呀？」

「我叫×××」對方說。

我知道了，你是××的兒子！」

「奶奶記憶真好！」

「我以前的事都記得很清楚，我五十七年在青島的時候……」

「姆媽你記錯了，青島是三十七年，五十七年我們剛搬到永和！」旁邊的泰生忍不住要糾正！

「過去的是我記得很清楚，五十七年我在青島！」琳珍說得肯定而認真。

琳珍就是這麼可愛，說以前的往事，雖然常常出錯，但她親切「可愛」的模樣討人喜歡。

泰生常常看著姆媽，會不由自主地緊握姆媽的手，他太愛母親了。他晚上睡前常常合手祈禱：「願姆媽長命百歲，永遠健康！」

其實，琳珍有一些老人常見的慢性病，但因藥物控制得宜，所以都沒問題。就彬彬的記憶來說，琳珍在八十以後，一次因血糖過低，一次因尿道感染，一次因痔瘡流血住院醫療之外，最多只是感冒流鼻水，或輕微咳嗽而去就診。

「姆媽的身體比我還好，」泰生說：「姆媽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歲！」

一百零二年六月八日，外勞安妮皺著眉頭說：「奶奶有些發燒！」安妮是來自印尼的外傭，三十出頭，先生也在桃園工作，有一個女兒留在印尼跟婆婆生活，她把琳珍照顧得很好，琳珍很喜歡她。

泰生跟彬彬還有阿吳不敢大意，立刻送到耕莘醫院掛急診，經驗血照片等檢查後，醫生認為是血糖低、心跳快，需住院詳細觀察，安妮留院陪著琳珍。

住院五天後，醫生表示可以在次日出院。就在要出院的凌晨，琳珍熱度再起，經驗血得知，尿道遭病毒感染，只得留院治療。經一周治療後，又發現肺部有些積水，泰生跟彬彬決定轉入單人病房，因為醫院的病毒簡直防不勝防。

大家以為病情漸有起色，在二十六日凌晨，琳珍突然呼吸緊促、嘴唇發紫，情況不對，院方緊急轉進加護病房，並插管以助呼吸。

看到姆媽插管痛苦的樣子，子女們心痛無比，只有祈禱菩薩保佑。七月十日醫生拔管不成，只好再度插管。這時泰生跟在美的岳生、辰生連絡，一致決定若再度拔管失敗，不能再讓姆媽受苦，大家決定「三不」：不插管、不氣切、不電擊。並懇請醫生盡力以最佳藥物為琳珍醫治。

同時泰生跟前榮總、也是棗陽鄉長的羅光瑞院長，報告琳珍病情，並請幫忙能將姆媽轉院榮總呼吸治療中心。羅院長當然答應，並暗示琳珍已是高齡，插管不成，病人家屬要有最壞打算。

誰知天算不如人算，榮總呼吸治療中心正在整修，病床不夠，未能即刻轉院，但承諾優先轉入。在耕莘方面，因醫療程序關係，要限期拔管。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，榮總通知有病床了，於是琳珍於八月二日入住榮總呼吸治療中心。

在榮總，積極展開醫療。這時岳生特地由美來台，他每天早晚，由永和到榮總看視琳珍。泰生看得出二弟對母親的孝心，兄弟二人莫不祈求上蒼保佑。

琳珍的情況並沒有特別好轉，甚至有一段時期很不樂觀。只聽見醫生說：肺部積水要醫療、心跳過快須換藥、四肢手腫要按摩、腸子不通要灌腸、紅血素過低要輸血、血紅素太低要打藥劑、肺部發炎要打抗生素……，總之，醫生總怎麼說，泰生、岳生跟彬彬就怎麼說好。琳珍只要張開眼，那天子女們就高興得一講再講。



八月十九日是子女們最高興的一天，因為琳珍拔管成功，看見琳珍嘴裡插著一根管子近兩個月，大家心裡的一根絞繩，總算解開了。拔管後的琳珍，確實有了進展，岳生也就回美國了，子孫們都說：姆媽（奶奶）可以回家過中秋了！

泰生握著琳珍的手問：「你在泰和生了我，所以叫我泰生！」泰生看到琳珍微微點頭。

「那我是誰？」泰生興奮地問。

「泰生！」琳珍吐出清晰的名字。

泰生興奮之極，逢人就說：「姆媽會說話了，會認人了！」

這是迴光返照？

接著幾天琳珍的呼吸情況越來越不好，吸氣很吃力，心跳很快，眼睛緊閉，四肢浮腫。

主治大夫說：「病人已走到盡頭，任何時間都會離開！家屬要做好心理準備！」

子女們欲哭無淚！

九月五日凌晨二點半彬彬跟泰生接到電話，琳珍情況危急。趕到醫院，琳珍又平穩下來。當晚女婿阿吳留在醫院。

六日凌晨二點半，阿吳電告彬彬跟泰生，兩人趕往榮總，泰生並電告秀英等。

凌晨四點四十七分，琳珍閉上眼睛安息，兒子泰生、女兒彬彬緊依身邊，長孫夫婦在側。隨後長媳秀英、次孫信弘、孫女信蓉趕到。

琳珍生於民國九年農曆正月初十，病逝於民國一〇二年農曆八月初二，享年九十有三。



（四）五指山上 永伴夫君

琳珍在卓九安息五指山國軍公墓時，曾看到自己未來過世後安葬的墓地，她很安慰未來能跟丈夫同眠一處。但因本身不愛動，身子也不方便，每年清明掃墓也未前來，所以生前再也沒有見過自己未來安眠的地方。

這是一個安詳美麗的地方，是國防部在民國七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開始啟用的，五指山規劃為「國軍模範公墓」，占地兩千兩百多公頃，但規劃的只有兩百多公頃，真正用到的有八十七公頃，分「士兵」、「士官」、「尉官」、「中少校」、「上校」、「中少將」、「中將」、「上將」「特勳」等區。卓九辭世時，「中將區」只剩最後一地，以後只能火葬，送進靈骨塔了。

五指山的國軍公墓，海拔約六百公尺，由山下開車約半小時，卓九跟琳珍的墓地面臨汐止市區，遙遙可以清晰看到 101 大樓，左邊可以看到北海岸。山上遍植杜鵑花，每到清明，花開遍遍，十分美麗。墓地左右邊及後邊均植約有一人高的柏樹，顯得莊嚴有威。

因為琳珍的樸實無華，兒女們決定不發訃聞、不收奠儀。

九月二十七日，在台北市民族東路第一殯儀館，泰生、彬彬、信立引接琳珍大體於大覺廳，在親友們的追思跟祈福下，舉行了告別儀式。大覺廳不大，但佈置得典緻素雅、氣氛和穆安祥，棗陽同鄉會的李理事長、羅院長、張驥、顏嘉德、李發強、秦基君、杜本道、樊重民父子、國勝舅、國健舅、靖渝兄弟等都送上花籃，以為哀悼追思。



家祭後，泰生代表兄弟、妹妹、子孫晚輩跪地向母親致感恩辭，他以悲傷的語調說：「姆媽、奶奶、老奶奶，您走了，到另一個世界跟爸爸相會了，願您們可以好好地生活在一起，可是，留下我們，是多麼不捨您的離去啊！姆媽、奶奶、老奶奶，我們不捨啊！姆媽，我們子女受到您無微不至的照顧，你把屎、把尿帶大孫子、孫女，泰生病了，您不眠不休兩個月在病床前看護，姆媽，你這種恩情我們如何報答啊！！你哪兒也不去，泰生對您說，帶您去 101 大樓玩好不好？您說太高，會怕，不去！要帶您去看花展，您說：花展有甚麼好看，我看你們就好了……！姆媽，你對我們說：泰生生在江西泰和，所以叫泰生；岳生生在南嶽，所以叫岳生；辰生生在辰州，所以叫辰生，女兒彬彬生在冰天雪地的青島 應叫青生，您說女孩叫青生不好，叫冰生也不好，所以叫彬彬……！姆媽、奶奶，您是那麼善良、可親、和靄、沒有一點心機、不與人爭……，可是您卻離開我們了！姆媽、奶奶、老奶奶，我們會永遠想念著您！我們永遠愛著您！」

泰生說完，滿臉淚水、泣不成聲，其他晚輩們也各個淚流滿面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接著親屬們包括琅舅一家五口、國勝舅夫婦跟國健舅、中舅媽、海一叔、俊哥跟大嫂、小立岳家夫婦、映達父母、秀英二哥梅生、雁爹兒子國台等，好友張阿姨跟子女、淑德、叔夢姐妹、楊芳姐及其子、樊叔夫婦、棗陽同鄉的鄉親們、日盛老闆跟金小姐、王平夫婦等都一一祭拜，

五指山上，卓九靈穴旁，琳珍的靈棺，在子孫們的祈福下送進地下。泰生低聲語道：「姆媽，您安息吧！」

這時，曾孫承翰指著藍天的白雲說：「你們看，老奶奶在向我們揮手呢！」

眾人向天望去，真的，彷彿琳珍笑著在揮手向子孫們道別：「孩子們，我要跟爸爸、爺爺、老爺爺相會了！祝福了，我最愛的子女們、孫子女們、曾孫女們！！」



（五）母子永別 遺恨在天

就在姆媽輾轉病榻之際，遠在美國洛杉磯的老三，也在與生命博鬥。大家做夢也沒有想到，退休不到一年，正該含飴弄孫、享受晚年的時候，辰生竟然得了「呼吸阻塞性肺炎」，他是個極端諱疾忌醫的人，明明有疾在身，他始終不肯就醫，妻女們說好說歹都不與理會，就這樣把身子拖壞了。在台灣的泰生跟彬彬，當然不會把辰生的情況告訴母親，也不想給王小伙知道。在美國的華輝雖讓辰生知道母親住院，但也沒有告知他的媽已於九月初六過世。

辰生就在姆媽走後四十多天，也就是十月十七日蒙主恩召，享年六十八歲（他到美後信了天主）。可憐一年前，他退休赴美定居，母子在家道別時，辰生依依不捨，還對母親說道：「我們每年都會回來看妳的。」

姆媽握著三兒子的手說：「你二哥每星期都打電話給我，你可不要一個月也不來電話喔！」

「我每年回來看您！」辰生說。

這話說完剛才一年，母子卻先後離開人間，相會在另一個世界了。

「姆媽」泰生忍不住遙望天際：「您一定跟爸爸會面了，妳跟三弟辰生、五弟昆生有見過面嗎？」

每月初一、十五為摯愛的父母、兄弟燒香祭拜，成了泰生生活的一部分。（全文完）

